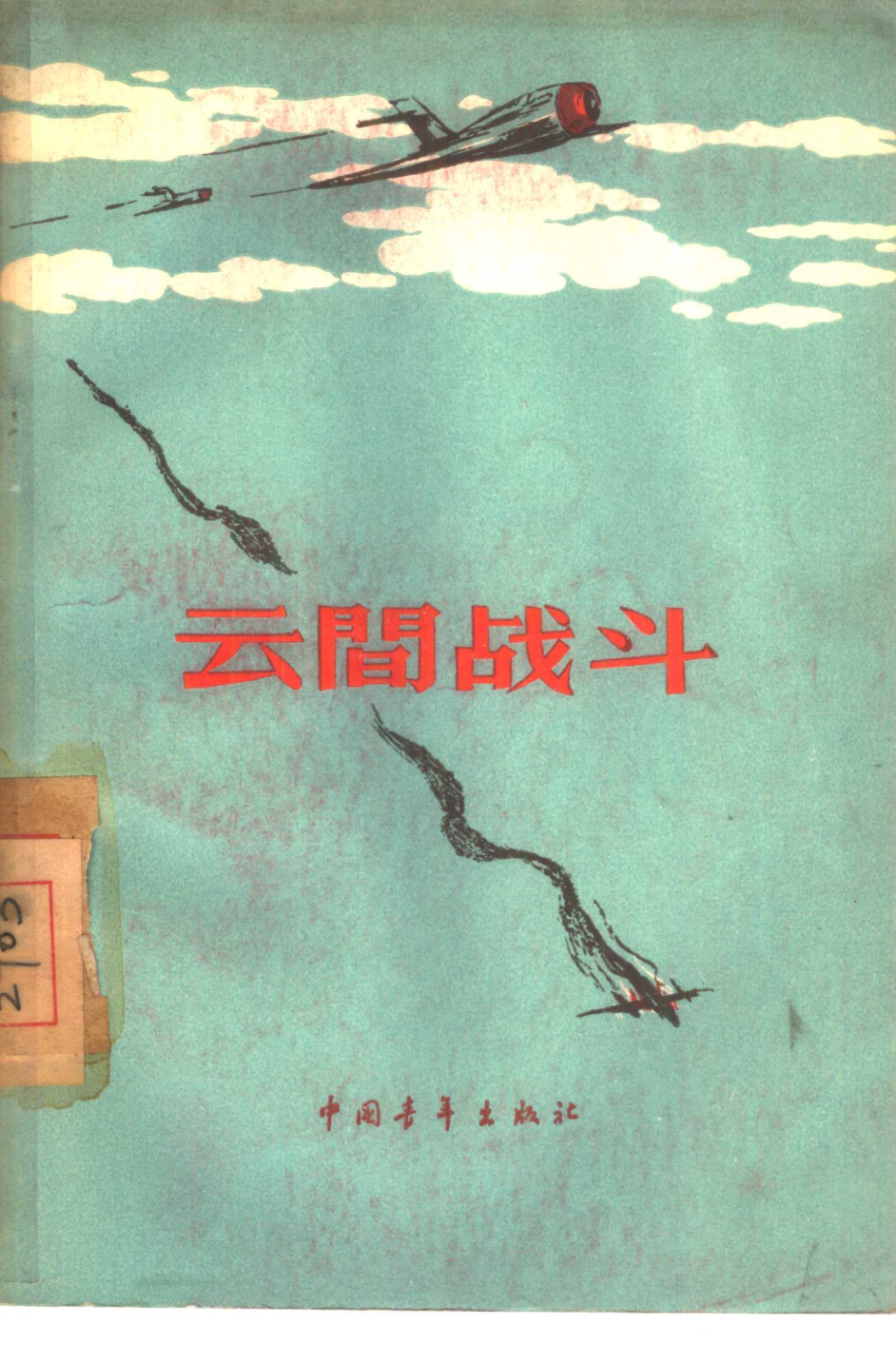




云間战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云 間 战 斗

解放軍文艺叢書編輯部編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

*

787×1092 1/32 3 5/8印張 69,000字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0

統一書号: 10009·143

定 价 (6) 三 角

云 間 战 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寫空軍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的故事集，包括十九篇文章。書里所寫的那些英雄模范，有的是在朝鮮战場上的卓越的空中指揮員，有的是駕駛着噴气式飛機進行双机战斗的勇敢的飛行員，有的是偵察敌人陣地、轟炸敌人艦艇的出色的駕駛員，也有的是优秀的地勤人員。从這本書里我們不但可以感到那些英雄們的英雄气概和优秀品質，也可以从側面看到我强大的人民空軍的一个輪廓。

封面設計：郑克基

目 次

第一次空战	李 漢 (5)
难忘的日子	王 海 (8)
决不让敌人逃掉	姜龍亭 (12)
返航途中	焦景文 (15)
跳伞之后	李春吉 (18)
第一次以炸彈回敬敌人	王光斗 (23)
云間战斗	劉志田 (26)
讓飛行員的眼睛更明亮	董瑞進 (28)
勇敢的战鷹刘玉堤	黃 源 (30)
在战斗中成長	王忠瑜 (37)
孙生祿	黎 靜 (47)
重上天空	齊震霞 (56)
蔣道平	于萃林 (71)
張偉良	齊震霞 (78)
初上战場的刘健漢	王忠瑜、宋 瑛、牧 天 (86)
空中偵察兵	王匯川 (92)
一个飛行教員的故事	齊震霞 (95)
李蘭茂与高义敬	饒 翠、可 夫 (106)
我怎样創造“穿云飛行計算尺”	于萃林記 (110)

第一次空战

志願軍空軍 李 漢
某部副部隊長

天色还没有大亮，汽車在冰封的路上向机场行駛着，寒風不时的从車縫中鑽進來，同志們都不講話，大概都在各自想着自己的事。

這兩天，同志們的心情实在有些不尋常，像是發愁，又像是發恨。用不着解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們是第一批对美帝空中强盜作战的志願軍空軍部隊，从我們第一次在朝鮮战斗飛行以來，到今天已經有好几天了。可是我們还没有打落过一架敌机呢！每当返航回來，心里充满了懊惱和失望的时候，一个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問題馬上就会再次鑽進我的腦子里：

“为什么搜索不到敌机呢？”

我們几乎用尽了全部智慧，日夜尋思，以至于白天停止了唱歌，夜晚長久不能入眠，但是这对我們这些毫無空战經驗的飛行員來說，仍然是一个难于回答的問題。

当我正沉浸在这些回憶中的时候，汽車已經停在机场停

机綫旁边了。眼望着排列在停机綫上的战鷹，望着复盖着積雪的野战机場，我不禁又想起了在抗美援朝志願書上向祖國、向党表示过的决心：“在空中打响第一炮，坚决打击疯狂的空中强盜！”接着我又想起了一位炮兵团長向我說过的話：“美國鬼子不是什么軍隊，而是一种極卑鄙的法西斯野獸，美國空軍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屋可供轟炸時，他們曾向一头正在田野里嚼草的母牛進行俯冲扫射，而且連續射击到半个小时之久。”

想到了这一切，我的心境便立刻激动起來了。这时机械师李秉忠同志向我報告說：

“大隊長同志！飛機一切良好。”

“好的。”我一面照例跳進座艙檢查飛機，一面又扭轉頭注視着机械师和全机組的地勤同志們。飛機維護得的确是良好，这在每天的檢查中总是如此的，但他們的手却冻得一天比一天紅腫的厉害了。今天，他們都似乎想說什麼，但又什麼也沒有說。他們只是热情的望着我，我知道他們想說什麼，他們不怕天寒地冻，日夜辛勤的工作着是为了什么呢？

渴望的时候終於來到了，在今天我們再次起飛出击时，我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獵獲物了。

这是在我們剛飛到地面指揮員指示的空域时，突然發現在我的左下方有个什么东西閃了一下，我立刻睜大眼睛盯住了它。沒有錯，确实确实是四架敌机。我顧不得高兴，像餓虎碰到了香獐一样，立即下令：“攻击！”

机羣随即轉弯向敌机冲去。呀！不是四架，是八架。接着飛

行員們又向我報告：

“右后方四架。”

“左上方四架。”

“……………”

这时我举目四望，前后上下都有敌机，一共有二十多架，而我們却只有八架。在数量上敌人占了优势，但那算什么呢？“少了好打，多了好冲。反正冤家对头，我是不走，你也别想跑掉。”

“攻击！”我再次發出命令之后，我們即由八架編隊分成四架編隊，各自冲向自己的攻击目标，一下子就把敌机冲散了。

在我們追击敌机时，这些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國空中老賊，狡猾的做着各种逃避动作，企圖摆脫我們的攻击。不过他們並沒有如願，我們这些年青的飛行員都是不顧一切地冲击着他們。在激战中我咬住了一架敌机便纏住它不放，無論如何也不讓它跑掉。距离很快接近了，当敌机的影子裝滿了我瞄准具的光环时，我按下了射击电鈕，發射了我生平以來的第一炮。那时，我还有力量的話，我真会把射击电鈕都捏碎的。

在我只顧得察看敌机下墜的情形时，突然有曳光彈擦过我的視線。向后一看，不知从那里偷竄上來的敌机正在向我开炮哩！我猛然摆脫掉敌机的攻击之后，想進行反击，狡猾的家伙溜的真快，跑掉了。

一場空战結束了，这是第一次对美國侵朝空軍的战斗。

返航以后，看到战友們全回來了。这时，在战斗中奋力厮杀的冲动情緒已經消失了。因此在同志們热烈地祝賀我击落

敌机首創战績的时候，我冷靜地意識到了一个新的問題：“指揮員！指揮員打下一架敌机就算完成任务了嗎？我这个指揮員應該怎样在空战中指揮全隊飛行員進行攻击呢？”

想到这里，我不覺有点不安了，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啊！后来，上級首長找我談了話，鼓勵我要很好的總結这次空战的經驗。当我回到停机綫上的时候，同志們的热情又感染了我。我注視着那些正在加油裝彈的战鷹，馬上懂得了首長剛才說过的話：“今天只是勝利的开始，今后要一次比一次獲得更大的勝利，一次比一次更沉重地打击美國空中强盜。”

难忘的日子

志愿軍空軍 王海
某部副部長

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和战友們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了六架敌机，我自己也击落了兩架。

这是我初次击落敌机。在那天夜里，由于我的情緒过度的激动，所以我躺在床上以后，翻來复去，总是不能入睡。我想：“今天是多好的机会啊！怎么沒把敌机全部打下來呢？”后来我又想：“美帝國主义的空軍在帝國主义陣营中是最强大的，他們有数十年的訓練空軍的經驗，駕駛員在空中飛行的時間大都在一兩千个小时以上，这些空中强盜們具有熟練的駕駛技術，也有比較丰富的空战經驗，但是他們为什么却被我們年青

的志願軍空軍打下來了呢？」

想來想去，不知怎的我便想起了許多事情。

那天夜里，窗外正在飛着雪花，寒風一直在嗚嗚地呼嘯。朝鮮的冬夜使我回憶起我在航空學校學習時的情形。那時，就是晚上躺在被窩里，我也要練習練習操縱飛機的動作。我是多麼想掌握飛行技術，多麼想趕快成為一個人民的飛行員啊！我還回想起當我報名參加了志願軍，從祖國趕赴朝鮮前綫的時候，我曾經在火車上遇到過一位剛从前綫回來的女護士，她是因為在敵機轟炸中搶救傷員負了傷，腦神經發生了錯亂方回國的。當時，她的父親正在送她回家休養去。我從她父親的談話中，知道這姑娘才十八歲，青年團員，在前綫立過功，是一個聰明能干的孩子。後來她的父親懸切而又嚴肅地囑咐我到前綫後，要狠狠地打擊那些萬惡的空中強盜。那時，我望着那位年青的姑娘那雙失神的大眼睛和她那蒼白的臉色，我記住了敵人留在这个年青姑娘身上的痛苦，並且深深地認識到人民對於自己的飛行員的期望是何等的殷切！可是我應當怎樣來回答人民的期望呢？

就在這天夜里，當我回憶起這一切情景時，我明白我們為什麼能把那些空中強盜打下來的原因了。這個問題在我們將要和敵人作戰時我就曾經想過。然而只有在今天——當我們親手把敵人從空中打下來時，我才覺得對這個問題體會得更加深刻了。

懷着對祖國人民無限的熱愛，懷着對抗美援朝事業無限

的忠誠，我們勇敢地打擊了美帝的侵朝空軍。在黨和上級正確的領導下，在兄弟部隊的幫助下，我們大隊發揮了集體的英雄主義精神，在一九五一年冬天最初的幾次空戰中，我們大隊以極微小的代價，击落击伤了十五架敌机。當我們的勝利消息在報刊上公布以後，我們不久便接到了祖國各地寄來的數百封鼓勵我們的信件，祖國人民對我們的熱愛和教育，使我們更加熱愛我們的祖國，更加勇敢地戰鬥。我和戰友們全都知道我們這一點兒勝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祖國人民為什麼却熱情地鼓勵我們呢？這是因為人民在殷切地期望着自己的空軍能夠在戰鬥中成長壯大起來，人民對我們的鼓勵，也就是人民對我們的希望。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北京育英小學王西林小妹妹寫給我的，那封使我感動得整夜不能入睡的長信，她說她出生在一个防空洞里，從她一出生便天天讓媽媽抱着跑警報。王西林小妹妹要求我和戰友們堅決消滅那些慘殺朝鮮兒童的空中強盜。我知道這不僅是她一個人的要求，而是全中國、全朝鮮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心願，同時也是全中國、全朝鮮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給我們的命令。

天空飄着雪花，我們這支部隊又光榮地接受了反擊敵人“F—86”大機羣的任務。在祖國人民熱情鼓勵下，在上甘嶺戰役偉大勝利的鼓舞下，我們勇敢頑強地打擊着敵人。在我們駕駛的祖國人民捐獻的飛機上，不斷地增加着標誌勝利的紅星。中隊長孫生祿同志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八天內，英勇果敢地連續打落五架“F—86”型敵機的。

我將永不会忘記在这些火热战斗的日子里，我的战友們表現出來的那種英雄气概。十二月二日，英雄孙生祿同志曾經在空战的危急关头，独自奋战四敌，并且連續打掉了敌机兩架。次日上午的空战中，他又再次击落敌机一架，三日下午的这次空战，我和战友們十二机編隊飛往平壤附近，出敌不意地襲击了四十余架“F—86”型敌机，在战斗中我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向正在大搖大摆的敌机猛攻狠打，接着便不容敌人喘息一下，从万米高空一直打到一千米低空，从陸地上空又打到海洋上空，我們始終集中兵力相互支援，將四倍于我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对逃跑不及的敌机被飛行員鄢俊武同志打落一架，又被張滋同志打伤一架。有四架狡猾異常的敌机剛退出战斗爬高占位，企圖向我們反击时，立即被担任掩护任务的張守蘭同志一陣猛烈射击打跑了，其中一架敌机当即中彈墜落。在这次战斗中，我們親爱的战友，祖國人民最优秀的兒子，驅逐机中隊長孙生祿同志不幸壯烈牺牲了。他为祖國和朝鮮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息，他的英雄形象將永远活在我們的心里，他的奋不顾身英雄無畏的精神和他的英雄事蹟將永垂不朽！我將永远記着战友們为了替孙生祿同志复仇而無情地向敌机攻击的情形。那时，孙生祿同志的僚机飛行員馬連玉同志怀着無比的憤怒，勇猛地冲入敌机羣中，將襲击孙生祿的兩架敌机一齐击落，他为他的战友报了仇。这次空战的結果，我們又击落击伤了六架敌机。

一九五三年，我非常荣幸地随中國人民志願軍归國觀禮代表团在祖國的首都天安門前参加了觀禮，并且親眼看到了

我們的領袖毛主席。當我在首都看到和听了祖國在建設中的偉大成就時，我再一次感到祖國和祖國人民的偉大和可愛，感到自己對祖國人民的貢獻實在太小，我還沒有滿足人民對我的希望，我只有在今後保衛祖國和世界和平的鬥爭中，更加努力前進！

決不讓敵人逃掉

志願軍空軍某
部副射擊主任 姜龍亭

那天，敵人特別的狡猾，見到我們就遠遠地溜掉了。

根據地面指揮所的指示，知道戰區中還有敵機活動，於是我們繼續前進搜索。不一會，發現右前上方有四架飛機，迎面飛來。由於距離太遠，不能確實判明敵我，但根據剛才指揮所通報的敵情來判斷，很可能是敵人的F—86。我連忙報告了帶隊長機：

“××號！右前上方發現四架飛機，可能是F—86；”

“注意監視，整理好隊形。”這是帶隊長機的回答。

距離漸近了，從無線電里聽到是F—86，但我們仍沒有聽到長機下達命令，大家很明白帶隊長機的意圖：一定要執行在地面研究好的“反擊方案”。這種對指揮員的高度信賴，是從多次空戰的勝利中鞏固起來的。

敵人也看到我們了。他們依仗着占有高度和方位上的優

勢，所以不但沒有逃跑，反而把四機分成兩對，而且前面的兩架到了我們頭上，就轉向我左後方咬尾下來。我立即向長機報告：“兩架敵機到我左後方。”

“明白，明白。”長機鄭長華回答的聲音非常沉着。

這時後面的兩架敵機也飛到我們頭上來了，接着就來了個左轉彎，向我右邊的三號機文理芳同志右後方繞去。我馬上報告：“××號注意！敵人繞向你右後方，××號負責支援你。”

“明白。”

文理芳是個大胆心細的人，他回答了“明白”，並沒有動作。一定是在集中精力監視我後邊的兩架敵機，準備支援我呢！

敵人這次本想來個尾後左右夾攻，大吃一嘴，鬼夢做得倒還不錯。

這時，我一面報告長機，一面突然向右轉對着敵機迎面沖過去，在我壓右坡度轉彎時，我感到飛機抖動了一下，我向後一看，敵人向我開炮了。正在这時，四號機裴梅五馬上射出一排子炮彈，把敵人打得翻了下去，我的後面沒有敵人了。我估計自己的飛機負了傷，但我要不轉過去，文理芳就要遭到敵人的攻擊。為了戰勝敵人，必須勇敢果斷，必須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我知道在戰鬥中解救一個戰友的危急，比打掉一架敵機還重要。我再也顧不得多想了，馬上向敵人对頭沖過去，這兩個強盜被我這個突然的動作給吓懵了，放棄了文理芳便右轉彎推機頭下滑逃跑。敵人這一跑，我就下決心追，立刻來了個下滑

倒轉，反過來跟在敵機的尾后。

追着追着，我覺得自己的飛機比往日好像慢了點。但幸好敵人這時被我追得吓破了膽，逃起來也笨了，一會兒左轉，一會兒又右轉，妄想擺脫我的尾追攻擊，可是這樣反而給我造成了接近的機會，敵人轉一次，我便從內側切半徑接近一點。後來敵人用下滑左盤旋想擺脫我，我也跟着轉，緊緊咬住敵人，不放鬆。敵人一看我接近了他們，吓得連隊也不編了，慌忙分頭逃竄。這下子我不能一下打掉兩個了，下決心先追一個。

這時，我已從一萬多公尺的高空，追到了三千公尺的低空了，看敵人那股狼狽相真使人好笑。慢慢地連敵機的座艙和其他部分都看得清清楚楚。到開炮的時候了。

我開始第一次射擊。眼看火球向敵機撲了過去，但是沒看到敵人掉下去。我接着又來了一次長時間連續發射，敵機支持不住了，冒火栽了下去。剛好這時指揮所已經下達了返航命令，我的長機也在呼叫我返航，我便放棄追擊另一架敵機，讓他回去報喪吧！

在返航途中，我才想起了自己的飛機是否負了傷呢？檢查後，發現只有方向舵蹬不動，速度不能加到最大的速度。著陸後，下來一看，原來是尾噴管打了一個洞，所以对速度有點影響。機械師檢查過飛機後對我說：“馬上拉到修理廠去，一夜就可以修好，保險誤不了明天的戰鬥。”我緊緊地握了握機械師的手說：“好！我明天一定再狠狠地揍他們！”

返 航 途 中

志愿军空军某部副射击主任 焦景文

一九五二年的十二月初，朝鮮戰場上的空战正处于一个激烈的階段。原來，美國的總統艾森豪威尔正在漢城活動，美國的戰爭販子們為了給他們的總統裝璜門面，用成百架的飛機整天在戰綫上巡邏，不知又想搞什麼鬼花樣。

不能讓敵人喘息，要時時刻刻去打擊它。一天下午我們奉命到平壤去打這些強盜。

我和戰友們大速度編隊前進，搜索敵人，在一萬公尺的高空，我們發現左前方地平綫上有幾個像蒼蠅一樣的黑點，逐漸逐漸地接近了我們，領隊長機王海大隊長下命令投了副油箱，我們就向它開了炮。一連攻擊了幾次，打得敵人措手不及，敵機有的被打掉，有的翻滾着向海里逃走，我們也隨着往下追趕。

打垮敵人以後，指揮所命令退出戰鬥。在我們返航時，敵人三十多架F—86向我們反擊。大家都由戰區退出，我和長機編隊進行掩護。由平壤向清川江飛行，到肅川附近，發現有一架我機被四架F—86偷偷的尾追着，距離只有一千多公尺。我們知道敵人对我們的單機是採取堅決攻擊的手段，它不會輕易放鬆的，於是，我立刻報告了長機。那時我們距離敵機大